

『追捕』和『水戸黄門』作者

追 鷲

所



第一章 失踪的女警官

—

伊能纪之凝视着窗外夏天的景致。

才是七月末，落到地上的树叶竟开始腐烂。炽热的阳光与汽车排放的烟雾混合在一起，使大气层弥漫着有毒的气体。

“这样的环境，也难怪树叶开始腐烂。”伊能思忖着。

也许有一种与促使植物枯萎的毒素相同的物质正缠绕着伊能的思考神经。

写字台上有一张明信片，大约已经在那儿放了十多天了，上面落着一层灰尘。伊能瞟了一眼。

——中乡这个混帐！

他肯定又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

明信片是中乡广秋寄来的，上面印着的说不定是希腊的海岸风景——蓝色的大海衬托着白色的建筑群。

明信片上只写着一句话：随你的便吧。

伊能揣测出中乡是在搪塞，任凭他人处理。

原警视厅公安特科队队长中乡飞往法国整整一年了。他作为派往欧洲的公安特科队队长竟是连一个部下也没有的光杆司令，虽说肩负着镇压欧洲、中近东范围内的猖狂活动着的过激派的任务，可是却什么也没干，终日沉溺于威士忌，醉了一便在巴黎的下榻处蒙头大睡。看来中乡是打算破罐破摔啦！

伊能也处于相同的境遇，虽然在警视厅资料室里有一个房间，却什么工作也没有，即便有，也不想做，偶而来上班也只不过凭窗眺望风景，直到看累了，打哈欠时才回家。

电话铃声响了。是警视总监打来的。

伊能站起身，离开自己的房间，走进了总监室，默默地坐下来。

“现在有一个任务。”宗田忠吉开口就说。

宗田忠吉总监是一位政治家，并希望当选众议院议员。因为只有做三年议员之后，才有资格出任自治大臣。按惯例自治大臣将兼任国家公安委员长的职务，这样便可以控制全国的警察。

伊能对工作并不感兴趣。

“想请你去一趟欧洲。”

“中乡不是在那儿吗？”

“别提啦！他在那儿什么也不想干。”

“我也一样。”

“噢，不要这样讲嘛。”宗田劝慰了一句。

中乡和伊能都是警视正。一年前，一个叫僧都保行的杀人狂，以专门破坏城市建设闻名，杀害了数百名无辜的市民。僧都极端凶暴残忍，绰号叫“死神”。那时中乡任公安特科队队长，公安特科是中乡拼着性命创建的组织，其主要任务是搞潜入侦察。

可惜，中乡败给了僧都，僧都算得上前所未有的杀人狂了，尽管公安特科队竭尽全力与其周旋，还是没有干倒这个恶魔。

面临这种情况，伊能由一个普通的特科队队员，一下被提拔为警视正，并被任命为公安特科队队长。

中乡没有出难题，倒是给予了很好的协助。

两位干将携手并进，终于战胜了僧都。

然而，在与僧都角斗中，伊能和中乡目无法律所产生的影响也是极其严重的。

事件发生后，中乡和伊能双双呈交了辞职报告。可是，前任警视总监不但无理睬，相反却派遣中乡飞往欧洲；又在警视厅拨给伊能一个单间。凡到关键时刻前总监总是替他们打些掩护，尽管宗田接任后并未违背前任的旨意，可实际上，他却期待着不论伊能还是中乡的再次主动辞职，而不是受理前总监留下来的报告。

“这次任务是非你不能完成的，因为中乡迟迟不见行动，如果你去的话，他就是不愿意干，看你的面子也该行动了吧。”

“……”

“老实说，是总理大臣的女儿被人拐走了。”

“是让我去找人吗？那还不如委派驻当地的大使馆去找更好些，怎么样？我看也可能被卖到哪儿当妓女去了。去找一个只要一看见外国人就想跟人家睡觉的日本女人，我不干！”

“是总理大臣的女儿呀，你怎么能这样讲话？”

“请原谅，我不管是谁的女儿，给外国人暗送秋波，这也是日本女人的特点。那些前往欧洲的，谁不是一个人玩个痛快。”

“听你这话，好象对谁都有些怨气？”宗田找出半截雪茄，叼在嘴上点燃了。

“你说的是谁？”

“是外国男人？也许是日本女人？”

“随你的便，怎么理解都行。”

“唉，别火嘛，让你寻找的不仅仅是总理的女儿，还有一个去寻找总理大臣的女儿的外事科女侦探也下落不明。”

“那就请外事警察去找好了。”

那位女侦探失踪前曾给马赛总领事馆挂过电话。她自称朱野能子，在电话里仅说了一句：“鹭啼北回归线”，就挂断了。朱野能子是她的真实姓名。”

“……”

“当时是7月6日。”宗田瞅着伊能。

伊能约有三十四五岁的样子，从面部看上去与年龄基本相符，只是给人一种阴郁之感。

“想听听事件发生的经过吗？”

“那就请说吧。”伊能点头应道。

“5月1日，根岸总理大臣的三女儿志津子由成田机场出发，乘坐日航巨型客机经北线飞往巴黎。

“根岸志津子加入的是‘爱好欧洲美术、文学四十日旅游团’，一行三十二人，其中包括两名随员。

“在巴黎停留了六天，仅仅参观了卢浮美术馆、埃菲尔铁塔、锡奈岛、卡尔切·拉丹、蒙巴尔拿斯、卢瓦尔河风景等。”

“没有派特别警卫人员跟随根岸志津子？”伊能问。

“按照惯例政府要人子弟去国外旅游，各驻在国使馆都要派人前往机场迎接，必要的话，从游览到购物各方面都会给予特殊照顾的。

“在京大学习的志津子，英文水平很高，法文也多少能讲一点，她不太喜欢打扮，性格又比较内向，这次到欧洲，据我们了解，并非有其它想法，我们也没有和大使馆进行联系。

“该团5月7日离开巴黎前往汉堡。两天后，即5月9日抵达波恩。5月13日前往慕尼黑。5月17日飞往苏黎世。根岸志津子于5月17日在苏黎世失踪了。该团是从维也纳乘机飞抵苏黎世的。下榻于苏黎世湖畔的安巴萨达饭店。

“到达饭店后先是休息，下午去游览市容。白天是集体活动，晚上才有自由活动的时间。

“~~吃罢晚饭~~，根岸志津子去了歌剧院。她就是在那会儿失踪的。”

“次日，该团没等根岸志津子返回就出发了，乘坐瑞士联邦铁路的火车按计划继续旅行。

“当时随员判断志津子兴许是与哪个男人在一起，这也并不稀奇。日本女人常常经不住外国男人的诱惑。所以志津子的出走大家也就没在意。

“一直到第二天快出发时，仍未见到志津子的踪影儿。随员与日本领事馆说明情况后，便率队由苏黎世出发，前往下一站日内瓦。

“日本驻苏黎世领事馆向警察当局作了汇报，当警方得知失踪者是日本国总理大臣的女儿后，马上开始了大搜查。

“根岸志津子去歌剧院的线索，是旅行团中一位叫平野淑子的姑娘提供的。

“总之警方费尽了心机，仍是一点眉目也没有，自下午五时根岸志津子离开安巴萨达饭店后，一切线索便全断了。”

据宗田介绍，以后的过程是这样：

5月28日，警视总监宗田在首相官邸被召见。

本来公务就十分繁忙的根岸顺吉，加上三女儿的失踪，越发显得憔悴，眼窝深深地凹陷下去，同时被召见的还有外务大臣及警视厅长官。

宗田向总理大臣汇报了事情的经过。总理大臣提出要求：希望警视厅派人寻找。这真是桩令人棘手的案件，从警视

厅长官和外务大臣的表情即可表明他们也承
最坏的程度。

宗田接受任务后立即返回警视厅，他当然清楚这件事的难度。对于外国的警察当局来说，即便是总理大臣的女儿，也只不过是表面上敷衍地搜寻一下罢了。

任务是接受下来了，可宗田自己也没有信心。按原则来说，凡在国外发生的纠纷，日本警察是不予过问的，承担处理这些事务的是外务省领事移住部、领事二科、援助救护班。但其任务也只是记录一下由出事地点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发回的报告而已，可以说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援助救护班每天平均接到四五件报告，大都是关于出国旅行二三个月，偶尔也有去了半年仍杳无音信的。这些报告主要请求帮忙调查，至于生死援助，救护班是不管的。

1979年在海外，发生这类事件共计六百起。死亡二百零五人，负伤一百八十五人。其中被害十二人，被伤害、强奸三人，自杀、自杀未遂二十三人，下落不明十人，精神失常三十人。精神失常者中多数人丧失了记忆，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被强奸，被监禁，被迫卖淫等令人恐怖及暴力行为所致。上述记载的数字，仅反映出那冰山的一角罢了。而那些未报告的强奸案、轮奸案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若是有人去向不明，警方是不会主动寻找的，只要其家属不找，那就更无人过问了。

1979年共签发护照一百九十八万零五百四十三份，还不包括数次旅行签证。如此众多的人要求出国旅行，真是毫无

外事警察朱野能子前往营救，朱野能子今年三十岁，侦查能力、语言表达都很出色，还是剑道三段的选手，即使外事警察对其前去寻找根岸志津子持相反意见，可宗田还是将能子挑选出来。然而，朱野能子竟也跟着失踪了。6月9日朱野能子由日本出发。7月9日给马赛总领事馆打电话仅说了一句话：‘鹭啼北回归线’，之后就断绝了消息，从那时起又过了二十天。

宗田讲述完经过，注视着伊能。

二

沙勒罗、多哥尔机场也同样笼罩着有毒气体。

“这地方实在令人讨厌。”刚下飞机的伊能便有几分恼怒。

电动输送带好象要把乘客甩出去似的飞快地运转着。还是别上去的好，用自己的脚随心所欲地行走岂不更好些。

从机场出来后，伊能一直高兴不起来，他缓步来到公共汽车终点站，朝四下张望着。

一个四十岁刚过的日本人索性坐在停车站旁的水泥台阶上。他好象刚结束长途旅行似的，显得疲惫不堪，只是呆呆地凝视着什么。

伊能来到他的面前。

“有钱吗？”

坐在地上的是中乡广秋，他看到伊能便问道。

“有啊！”

“那就先去喝一杯吧。”

中乡急忙站起身来。

两人上了出租车。

中乡默默不语，伊能问：“你脸色怎么这样难看？”

中乡应道：“可能是醉了。”

桑多诺莱大街，日本大使馆附近的一座楼房里，其中有一间便是中乡的办公室兼卧室。

“这就是派往欧洲的公安特科队的办公室吗？”

环视着肮脏而零乱的房间，伊能愣住了，可中乡什么也没顾得上说，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只想快点喝上一口，连忙找出杯子和冰块，打开了刚买回的威士忌。

在伊能喝完一杯时，中乡已连干了三杯。

“干什么来了？”

斟满了第四杯，中乡这才慢吞吞地问道。

“为在苏黎世失踪的总理大臣的女儿而来。”

“那种事还是不管为好——不，等等，你说在苏黎世？”

“是的。”

“要是在那儿，我也去看看。”

“你怎么说变就变得这么快呀！”

“理由嘛，就不必说了。咱们从苏黎世去意大利，然后渡过意大利半岛尽头的爱奥尼亚海进入希腊。我想，总理大臣的女儿肯定也走这条路线。”

“真是个胡话连篇的家伙，你是因为有酒喝才去吧。”

“要是讨厌我的话，你就一个人去。派往欧洲公安特科队就不与你配合。”

中乡啃着干酪说。

“我看‘死神’好象变成了酒神。”

中乡是个细高挑儿，在他身上有着一股邪气，使本来就令人恐怖的面孔变得更加显眼了。好象死神就潜伏在他的表情里。

“为营救总理大臣女儿而派遣的外事警察朱野能子也下落不明，她曾给驻马赛总领事馆打过电话，只说了一句‘鹭啼北回归线’就挂断了。”

“是外事警察？”

中乡自言自语道。

“总理大臣的女儿根岸志津子今年十九岁，朱野能子三十岁。外务省的消息灵通人士最初担心，可能是在欧洲活动的过激分子企图以总理大臣的女儿作为人质。可现在已是8月5日了，一点迹象也没有。若是过激派所为的话，早该发表声明或提出交换条件啦！”

“……”

“我估计是让人贩子组织拐去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伊能凭窗远眺。

他望见凯旋门，望见空气污染下的迪哥尔广场，那森林般的景色给人一种压抑之感，没有什么出奇的景致。伊能不理解日本人究竟为什么那么向往巴黎。在伊能看来，不管你去哪

儿，街道都是同样的街道，海都是同样的海，看不出有什么地方使人流连忘返。令人费解的是那些争相购买法国货的日本人，法国制的也好，香港制的也好，提包就是提包，打火机就是打火机，不论哪里生产制造还不都是一样嘛。虽同是日本国民，但伊能觉得怎么也不理解那些对法国迷信得有点发傻的日本人。

“出发前想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接受这个无聊的任务？”

“因为想来看看你。”伊能回到桌边坐下。

“看我？为什么？”

中乡并不高兴地反问道。

“什么也不为，自你飞来法国后每天就知道喝酒，并决心不工作；我在东京那充满着有害气体中糊里糊涂地混日子，也是什么工作都不想干。究竟干什么好，连我自己也不明白，就这样一天天地打发着光阴。这次让我来寻找总理的女儿，也没有引起我的兴致，和你一样干什么都行。让我们警察去追踪一个愿走就走，想藏就藏的轻浮姑娘，我才不干呢。还是随她的便吧。然而使我感兴趣的是外事女警察留下的那句话——鹭啼北回归线。也许朱野能子掌握了什么情况之后被绑架了。大概也是人贩子干的。就这样，我来了，我觉得是你所渗透的那种杀气感染了我，可是来到巴黎，从警视正中乡身上散发着一股酒臭味。”

“失望了吗？”

中乡怒视着伊能问。

“没有，我和你一样，毫无目的地活着。”

“你不想干点什么事吗？”

“那么说，你指的是找那个姑娘？”

“不仅仅是那个姑娘，还有和我们同样的警察。”

“你这家伙真是个浪漫主义者。”

“你是连浪漫都丢掉的失败者。”

“随你怎么说都行。”

中乡顺手拿过酒瓶。

“怎么样都行，是吗？”

伊能端起杯子又问。

中乡的眼睛都布满了红丝。

“我已经决定再不干工作了，如果打算去拼搏的话，你就一个人单独去好了。”

“好啊，就这么着吧。”

“马赛是运载白人奴隶的出口港，把奴隶用货船运出去，运给各国的阿拉伯货主，有的也将运往南美或东南亚。近两三年，英国、法国、意大利、西德大约有两千名妇女被人贩子组织捕获，作为房事女奴卖掉，这些人被称为白奴，今天的欧洲妓女充满街头，只要你上前招呼一声，她马上就顺从地过来。你怎么还要去寻找那种人，我看还是算了。”

中乡在酒里又添了块冰，用手慢慢地转动着杯子。

“我可不想撒手不管。”

伊能又开了第二瓶酒。

“鹭啼北回归线，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中乡自语道。

“是不是有了什么线索？”

“有，也没有。”

伊能点了点头。

他不是不理解中乡的心情，因为无论中乡还是伊能都曾为国家的利益，豁出性命与魔鬼僧都保行进行过殊死搏斗。虽然胜利了，却无所报答，这倒也罢了，他们并不是为期待报答才拼死决斗的，只是一种疲惫不堪的感觉似乎使他们丧失了生活的目标。

中乡至今仍未消除疲劳倦意。

北回归线，是什么意思呢！伊能反复琢磨着。

北回归线在北纬二十三度二十七分处，南回归线则位于赤道南同一纬度处。北回归线与南回归线之间为热带，正好横贯撒哈拉沙漠。从利比亚、埃及、沙特阿拉伯经阿曼伸延至印度。

根岸志津子在瑞士的苏黎世失踪，前去找寻的朱野能子是在法国的马赛失去联络的，据推测：朱野能子很可能在苏黎世找到了根岸志津子的足迹而一直跟踪到马赛。

马赛又是装运白奴的出口港。

由此看来根岸志津子准是落在人贩子组织的罗网里，从马赛运出去的。

——鹭啼北回归线是什么意思呢？

朱野能子大概想告诉我们她已探明根岸志津子被卖到位于北回归线上的一个国家，也许该组织的名字叫鹭，或者是

想告诉我们鹭在北回归线上用大的利爪将根岸志津子抓去。

可是“正在啼鸣”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

或许是在描写当时情景？

唉！真难猜呀？

——可朱野能子又是怎么失踪的呢？

接到朱野能子电话的是驻马赛总领事馆的三等秘书官片冈，他已向驻巴黎大使馆的高野作了详细汇报。高野是日本警视厅派遣驻外的二等书记官。

片冈汇报时讲：7月9日上午七时二十分左右，一个日本女人打来电话，自称是警视厅的，叫朱野能子，那女人好象冒着很大的危险，说得相当快，根本容不得插嘴回话，紧接着又说了一句——鹭啼北回归线，说完电话就挂断了。

看样子时间十分紧迫，或者她被监禁在什么地方，另外，挂断电话的会不会是看守呢？所以，朱野能子才不得不用一句话就传达了所要说的内容。

“苏黎世离这儿远吗？”

伊能问正在专心喝酒的中乡。

“不知道。”

“马赛呢？”

“也不知道，别尽问些没用的，我还从没离开过这儿呢！”

“现在就解雇你。”

“真是巴不得呢，我正盼着这一天啦。”

“真是这样吗？”

伊能笑了。

两人默默地喝了一会儿。

“你有钱吗？”

“有，要干什么？”

第二瓶也已经下去一半了。

“你不工作也行，去旅行好吗？”

“如果不工作也行的话，那就去看看。”

“派往欧洲的公安特科队真牛气呀。”

“牛气什么，只是没有那种好奇心罢了。”

“也象是那么回事。”

“究竟哪一点引起你那么大的兴致要去找这种女人，我看还是不管为妙。那些迷恋于性生活的混帐女人全失踪了才好呢，这对国家也有好处。”

“你好象在恨谁？”

“你说恨谁？”

“日本女人？还是那些外国男人？”

“胡扯！”

中乡气得脸都青了。

三

苏黎世。

伊能纪之和中乡抵达苏黎世时是8月9日。之后，二人又去了一次瑞士首都伯尔尼，目的是请求瑞士警察总部给予支持。

在瑞士警察总部他俩才得知，朱野能子也曾来这里拜访过。

6月15日她开了一封给苏黎世警察局刑事部长马尔丹·米勒的介绍信之后就离开了。

伊能和中乡会见了那位马尔丹·米勒先生。

米勒先生表示歉意，日本国总理大臣的女儿在苏黎世下落不明后，警察当局曾受日本大使馆的委托搜寻过根岸志津子，可线索在她离开安巴莎达后就断了，尽管志津子的朋友平野淑子证实了她去过歌剧院这一点，但始终没有搞清她究竟进没进过剧院。

拐骗事件在瑞士是不常发生的，特别是涉及人口贩卖的拐骗更是罕见。那种事是法国、西德、英国、意大利等国的专营职业。

苏黎世警方也向朱野能子说明了这种情况。

朱野能子离开警察局后，再也没有和米勒联系过。

伊能和中乡也投宿安巴莎达饭店。

黄昏时，伊能独自来到街上。

朱野能子在苏黎世警察局什么也没有了解到，而去了马赛，是找到了线索还是抱着碰运气的想法？大概能子搞清楚马赛就是装运白奴的出口港，去那儿也许能了解到一些情况。

“若是朱野能子能侦查到根岸志津子的下落，我也肯定能找得到。”伊能很有信心地想道。

据调查，能子也住过这家安巴萨达饭店，她是6月16日午后三时来的，18日中午以前退房离开的，如果她发现